



郭耕

「四不像委員」 環保之路

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放棄經商轉而與動物相伴，北京市政協常委、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郭耕在環保科普領域已耕耘二十多年。對他而言，環保從單純的興趣愛好逐漸變為虔誠的信仰。微博名為「郭耕四不像」的他說自己「教師不像教師，導遊不像導遊，作家不像作家，專家不像專家」，實際上他在環保領域扮演的角色遠不止這些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、馬玉潔



■北京市政協常委、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郭耕。 馬玉潔攝

籲立法禁虐待動物

郭耕每年的政協提案都聚焦動物保護和環境問題，在今年更是提出一系列關於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、北京非法鳥市交易管理、獵具管理、生態道德教育等提案，都得到了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。

關於國內動物保護的相關法律，郭耕認為還相當不健全，尤其在反虐待動物上。1822年，英國就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虐待動物法案——《馬丁法案》，而在中國，以虎為例，獵虎違法，但虐虎並不違法。在他看來，對於老虎的虐待包括敲掉牙、剪掉爪子這種肉體上的直接傷害，也包括過於狹小的生存空間，長期孤獨飼養、集群飼養、獅虎混養的違背自然飼養方式等。

在郭耕看來，保護動物的關鍵不是把動物關起來，而是把人管起來。郭耕表示，中共十八大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「五位一體」之一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是執政理念的重大轉變。在他看來，之所以提出生態文明，與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中護生惜物的思想有關，也體現了儒釋道精神中的精髓——尊重自然、天人合一。

「2600年前，老子和孔子有過一次見面。當時孔子周遊列國，屢屢碰壁，在向老子傾訴苦衷的時候，老子說：『人不法天地自然，空言仁義，有禍無福。』意思很簡單，你的仁義道德說得再好，只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，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，早晚得出問題。」

環保行動者的「實物提案」

除了文字提案，郭耕經常會攜「實物提案」上兩會。從提倡循環經濟的手搖式收音機，到太陽能充電器等「低碳八寶」，他的各種創意常成為政協會上的一道風景。「因為我不是科學家，我只是一個行動者，通過我的行為來參政議政。」明年，他準備開着自己剛買不久的電動汽車上會。他表示，對於新能源汽車的好處和弊端都有了切身體會後，這個「實物提案」更具有針對性。



■全國政協原主席賈慶林(中)視察麋鹿苑。 本報北京傳真

南海子，中國最古老的麋鹿集中地，清朝時曾經是供皇帝圍獵的皇家獵苑。俗名「四不像」的麋鹿本為中國所特有，1865年被法國神父大衛陸續運送到歐洲，後又飽經戰火，於八國聯軍侵華後在中國絕跡。



麋鹿苑的「科普大使」

1998年，郭耕來到麋鹿苑工作後，組織接待了大批首都大中小學生及「綠色社團」。次年，麋鹿苑被中國科普大會認證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。十幾年間，通過冬夏令營、春秋遊和愛科學月等，麋鹿苑接待了數十萬學生開展環保活動和生態旅遊，真正被打造成一個科普教育大本營。

除此之外，郭耕相當一部分時間是到大中小學、機關企事業單位、社區做科普講座。作為北京奧運會綠色奧運演講團成員和中國科協、中科院科普演講團成員，他針對不同的聽眾開了十個不同的環保講座。「最通俗的是對中小學生，叫『生態生命生活』，級別最高的叫『生態文明與綠色行動』，主要是給公務員和幹部做十八大報告中生態文明的解讀。」他說。

「只有生物為心」

從十六年前來到麋鹿苑建立起科普部，郭耕的心血在園內隨處可見的科普設施上一點一滴體現出來。進門後的道路沿途，分佈著一系列鹿形剪影雕塑，郭耕以豐子愷《護生畫集》中的內容為素材，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保護自然的詩文設計了許多繪畫。「母鹿隨啼」、「烹鱔」等傳統故事，「天地別無勾當，只有生物為心」的警句，讀來發人深省。

園內最引人注目是郭耕創意的「世界滅絕動物公墓」（見左圖）。公墓由一長串石質多米諾骨牌構成，記載了自工業革命以來300年間滅絕的生物。已經滅絕的恐鳥、斑驢、爪哇虎一個接一個倒下，瀕臨滅絕的海南虎、海南長臂猿、白鱘豚等將倒未倒，瀕危物種後面則有一隻「大手」擋住了他們的倒下之勢。一旁的石碑上刻有郭耕寫的墓誌銘：「……當人為造成的物種滅絕事件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的時候，作為自然物種

之一的人類，你就能倖免於難，在劫而逃嗎？」

「代表動物面對人」

1983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系後，郭耕進入進出口公司工作。四年後，26歲的他放棄令人稱羨的工作，到東北林業大學進修野生動物函授課程。之後，他成為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的第一位飼養員，次年首創該中心金絲猴繁殖記錄。作為動物研究者，他曾以中國猴類專家的身份赴愛爾蘭工作，也曾參加中美合作「綠尾虹雉繁殖研究」課題，幾度赴秦嶺、岷山、邛崃山野外考察，課題報告獲「林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」。

郭耕表示，那時候的自己是「作為人面對動物」，是以居高臨下的態度飼養、拯救動物，甚至認為作為研究者就應該把動物關起來研究。「今天我覺得這是非常缺乏倫理根據的，生命萬歲、自由萬歲，你的研究水平再高，你也要尊重他們。」

如今不再籠養、研究動物的他仍利用一切閒暇時間與動物相處，在微博、微信上「貼」滿了他觀鳥、與麋鹿相處的照片。他說自己現在的工作是「自然的代言人」，通過展現自然的美來感動大家，從「作為人面對動物」真正轉變為「代表動物面對人」。

為下一代永不停息

經常穿梭於不同的學校、課堂，郭耕認為現在學生們的環保意識已經比較超前，整個社會的生態文明水平都在提高。在感到欣慰的同時，他的責任感絲毫沒有減少。「有一句老話說三代培養一個貴族，真正整個社會形成自覺、整體具備生態文明，可能還得有一段路。」他說，「孩子們一代接着一代，我們的宣教也應永不停息，永遠是進行時。」

香港鳥類比深圳多近百種

作為資深觀鳥者的郭耕曾幾次赴香港考察，對於香港與相鄰的廣東在鳥類保護上的差異，他感受頗深。「香港別看是彈丸之地，但鳥類比臨近的深圳多將近一百種。為什麼？就是因為那邊人不打鳥，這邊人打鳥、吃鳥。」

香港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14年6月，香港約有526種鳥類，相當於全中國野鳥數目的40%。由於位於東亞—澳大利亞飛行航道上，香港成為許多雀鳥遷徙的重要中途站，在香港濕地公園、米埔自然保護區等著名觀鳥勝地，經常可見一些在其他地方難覓蹤跡的稀有或瀕危鳥類。同樣是車水馬龍、高樓大廈，也都建

「只有野獸才有權穿裘皮」

在日常生活中，郭耕也是一個環保行動派。雖不是全素食者，他已十多年不吃鳥獸肉，他是為環保，更是為健康，「吃離我們分親越遠的動物，共患病越少」。同時，自言也是「豹紋控」的他絕不許身邊人用皮革，「只有野獸才有權穿裘皮。」



■「四不像委員」郭耕和動物們在一起。



本報北京傳真

人民政協的「前世今生」 歷史急劇分流

宿正伯



■1948年11月30日，馬敘倫與郭沫若（右）在從香港秘密北上的華中輪上合影。 資料圖片



■1948年12月，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。左起：翦伯贊、馬敘倫、宦鄉、郭沫若、陳其尤、許廣平、馮裕芳、侯外廬、許寶駒、連貫、沈志遠、曹孟君、丘哲和中共安東地區領導人。 資料圖片

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正式發佈紀念「五一」國際勞動節的口號，號召「各民主黨派、各人民團體、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」，在國內外引起極大震動！

中共中央這一號召立即獲得了各民主黨派、各人民團體、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國外華僑的積極響應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李濟深、何香凝，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沈鈞儒、章伯鈞，中國民主促進會領導人馬敘倫、王紹鏊，中國致公黨領導人陳其尤，中國農工民主黨領導人彭澤民，中國人民救國會領導人李章達，中國國民黨促進會領導人蔡廷鍇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領導人譚平山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，於5月5日從香港聯合發電，表示贊同和響應中共中央的「五一」號召，並通電國內外各報館、各團體和全國同胞，希望共同策進。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於5月7日發表《告全國同胞書》，響應「五一」號召。

設在上海的民主建國會指定在香港的章乃器、孫起孟為代表響應「五一」號召。在香港的各屆民主人士柳亞子、沈雁冰等125人，婦女界何香凝、劉玉立明等232人，以及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留港理事，都分別聯名發表聲明，響應「五一」號召。國內各界、各少數民族、各宗教團體的代表人物，也都表示擁護和響應「五一」號召。愛國華僑陳嘉庚於5月4日致電毛澤東，代表新加坡華僑表示響應「五一」號召。馬來西亞、緬甸、暹羅（泰國）、加拿大、古巴、法國等地華僑也相繼發電響應。

就當時的情景而言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是職業的革命黨，其成員當然不乏素養極高的專業人士，但大抵是以政治家、革命家為主。而且，因為是要打仗的，所以除精英領導層之外，大量還是基層民眾出身的士兵。各民主黨派在這一點上是有顯著區別的，其成員不眾卻多為某領域的飽學之士、行家裡手，可謂精英雲集。因此上，民主黨派對歷史的判斷、對時局的洞見，往往有驚人之智慧與先見而又為時代所疏略。今日翻閱民主黨派當年的綱領、理想、細則，未嘗不有令人拍案唏噓者，然而，當時國共爭雄之大局已然成形，兩黨之鵠的已然篤定，第三條道路很難開闢，調和國共幾無可能。時事所迫，各民主黨派必



■1948年8月，毛澤東為召開新政協電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。這是當時香港《華商報》刊載的消息。 資料圖片



須選擇支持兩黨中的一黨。中國共產黨在戰爭中所作的民主實踐與探索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旗幟、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理想，共產黨朝氣蓬勃的狀態、廉潔自律的精神及其所代表的廣大民意等，使得除青年黨、民社黨等之外的大多數民主黨派選擇了中國共產黨。也許他們的主張與共產黨並不完全一致，也許支持共產黨就意味着要放棄自身的一些理想或信念，但是為了中國人民早日脫離戰亂、中華民族早日實現復興，他們作出了毅然決然的選擇。當然，促使各民主黨派選擇共產黨的最主要原因，還是政治主張的廣泛交集，以及他們對共產黨政治主張的基本認同。求同存異，從一開始就是多黨合作的重要基礎。

1948年8月之後，各民主黨派、無黨派民主人士和華僑代表紛紛北上。大浪淘沙。驚濤駭浪的中國革命演繹了風雨同舟的歷史選擇。